



SONG XI LIAN

JIN XI LU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汪东林 著

宋希濂今昔录

居武



宋希濂

今昔录

汪东林著

SONG XILIAN

JIN XI LU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98409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长沙

1098409



宋希濂今昔录

汪东林著

责任编辑：徐日晖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县印刷厂印刷

198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47,300 印张：7.5 印数：1—5,600

统一书号：11109·392 定价：1.45元

新书目：86—14

目 录

第一章 最后一幕

- DB35/35
- 一、风声鹤唳..... (1)
 - 二、俘虏营里..... (4)
 - 三、杨勇会见..... (7)
 - 四、陈赓到来..... (10)

第二章 风华正茂

- 一、橘子洲头..... (13)
- 二、散发传单..... (15)
- 三、秘密出走..... (18)
- 四、怒发冲冠..... (20)

第三章 峥嵘岁月

- 一、初出茅庐..... (22)
- 二、湘雅客栈..... (24)
- 三、黄埔生活..... (26)
- 四、东征插曲..... (30)
- 五、面见周师..... (33)

第四章 分道扬镳

- 一、长沙来信..... (37)
- 二、风云突变..... (39)
- 三、越秀争辩..... (42)
- 四、最后选择..... (46)

第五章 罗汉岭下

- 一、南京密电.....(50)
- 二、初探“囚犯”.....(53)
- 三、首次交锋.....(59)
- 四、秘密发信.....(65)
- 五、多余的话.....(68)
- 六、南京来人.....(71)
- 七、悲歌一曲.....(75)

第六章 古城相会

- 一、在列车上.....(81)
- 二、潼关之夜.....(84)
- 三、古城相会.....(86)
- 四、“鸿宾”聚会.....(90)
- 五、请愿出战.....(95)
- 六、奔赴疆场.....(101)
- 七、浴血抗敌.....(106)
- 八、陈赓来信.....(110)

第七章 殊途同归

- 一、土崩瓦解.....(114)
- 二、新生之路.....(122)
- 三、喜从天降.....(132)
- 四、殊途同归.....(140)

第八章 新的生活

- 一、到了政协.....(158)
- 二、工作之初.....(164)
- 三、有了新家.....(171)
- 四、“文革”一幕.....(185)

第九章 美国之行

- 一、一场官司.....(198)
- 二、将军夜话.....(202)
- 三、来去自由.....(215)
- 四、光明磊落.....(223)

尾声(231)

后记.....(234)

第一章 最后一幕

一、风声鹤唳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深夜，寒风乍起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在川南乡镇的一座破旧的小楼里，宋希濂正召集秘密会议，商议今后的出路问题。参加会议的是他手下仅有的五名师以上高级军官，其中包括两名军长。

“诸位都跟随我多年，坦率点讲，眼下的局面差不多是山穷水尽了。我们要认真商量一下，还有没有绝路逢生的希望和可能？”

秘密会议的主持人宋希濂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。作为司令长官，在不分白天黑夜的没命的逃窜中，他早已反反复复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了。眼前，宋希濂已换上一身士兵衣服，脚着草鞋。在昏黄的烛光中，灰暗而憔悴的脸看上去有些发肿。多年的戎马生活告诉他，现在不是发指示、下命令的时候，任何轻率的独断专行，都可能使队伍在解放军赶上之前就发生不测。他原决定先提出几种可能性，让大家发表

意见：但话到嘴边又刹住了，觉得还是只把问题提出为好。他扫了一眼在座的人，没有一位目光注视着他，一个个都锁着眉头，耷拉着脑袋，沉默不语。

宋希濂不由得一阵心酸。这年夏秋之间，解放军全线渡江，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已成定局，但败得这么快，这么惨，却出乎宋希濂的意料。八月间他受任川鄂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，还妄想驱使他手下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十多万人马抵挡解放大军入川，演出最后一幕。几个月的时间，十分之九的官兵做了俘虏，他带着这一万多残兵败将，溃逃到川南。平常讲的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兵败如山倒，真可算是宋希濂手下一伙人眼下的真实写照了。宋希濂看着眼前几位垂头丧气的将官，又伤心，又恼火，本想发一通脾气，但不是时候，只得拼命抑制自己，耐着性子等待着。

“宁可杀身成仁，决不屈膝投降！”平时以暴躁凶狠著称的丁军长，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，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当前，丁军长是实力派，他这个军的人马约占万余残部的二分之一。宋希濂知道，丁某早年当过宪兵团长，直接杀害过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。丁多次说，他要落入共产党之手，必定死无葬身之地。宋希濂相信丁说的是真话。

宋希濂自己呢？在半年来亡命般的溃败中，向解放军起义投诚的念头，不时在脑子里闪现。他首先想到的是与他有二十多年历史关系的张文白（治中）先生。张在去北平和谈之前，曾私下对宋希濂说过，要宋等他的消息，他会有信来的。但是，至今并无信息。这时，国民党造谣，说张文白一

行在北平失去自由，宋希濂以为是真的，并不怀疑这种说法。他联系到自己，二十多年来，与共产党为敌，种种事实，重现目前，不禁心惊胆颤。自己投诚后，即使不杀头，也免不了长期坐牢，一辈子做苦工，日子不会比杀头强多少。但所有这些内心活动，宋希濂从没有向任何人流露过。他瞥了一眼凶相毕露的丁军长，心里有说不出、搅不清的滋味。可在眼下，丁军长冒出“死不投降”的誓言后，并无人响应。宋希濂判断，在座的几位，情况大同小异，一条路已经走到黑，现在反悔已无济于事。但这样闷着，拿不出半点主见，也就等于死路一条。宋希濂是会议主持人，是最高长官，有必要立即扭转会议的气氛。

“难道我们就只有坐以待毙，一死了之，而找不到任何出路了吗？”宋希濂没有正面答复丁军长的话，再一次提出问题，语气尽量表示沉着，有力，但在别人听来，语音明显是发颤的。

“我看出路有几条，有死路也有活路。”搭话的是比宋希濂还年长的顾军长。此人细高个，长着一张没有表情的长刀脸，历来沉默寡言，不露声色。他不理会刚才丁军长“激昂慷慨”的一套，站起来，搓搓发冷的手心，指划着桌上的军用地图，慢悠悠地说：“被共军包围歼灭，是死路。现在举白旗投降，也是百步五十步之差。活路有两条，一是退回重庆或成都，与顾祝同、胡宗南同谋共济；二是自己往西闯出一条出路，插到云南或西藏去。我们该选哪一条呢？”

顾军长的话立刻打破了死一般的沉闷。七嘴八舌，包括

丁军长在内，一致否定了走前三条路的可能性，确定宗旨：不顾一切向西闯，走得越快越好，走到安全地带，避免被共军包围歼灭。前去的目标是：第一步——西昌，第二步——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。会议确定，分三路行进，尽量不走大市镇，并禁止用无线电和国防部及其他电台联系，以最快的速度到预定的地点会合……。

参加会议的人，连宋希濂在内，都打心眼里佩服顾军长，认为他足智多谋，找到了一条“活路”。

二、俘虏营里

二十天后，这最后挣扎的筹划，全部化为乌有。中将司令官宋希濂和他的残兵败将，统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。以师政治部主任刘鹏为首的工作小组，象过筛子一样，一批又一批清点俘虏。第一次过筛后，化名周伯瑞、职务军需的宋希濂，依然身穿破烂不堪的草黄色士兵军棉衣，耷拉着脑袋，静坐在俘虏群里。他在暗暗庆幸自己平时人缘不错，同僚们在这种紧要关头保护了他。他打主意了，想寻找机会开小差，便悄悄地叫几个亲信靠拢自己，想商量办法。但是，这天夜里，原属宋希濂司令部的全部俘虏，都集中到一个大祠堂里。不仅大门紧闭、哨兵荷枪实弹，祠堂里边派了专人分摊看守，而且夜间禁止说话，解手不许出屋。宋希濂虽然还混在俘虏群里，但他的逃跑计划一筹莫展。这一夜，他过了一个不眠的漫长的冬夜。

第二天早上，宋希濂胡乱喝了几口粥，正盼着开拔。祠堂大门传来哨兵的口令，进来三位背短枪的解放军干部，第一个是负责就地看守的许教导员，第二个是师政治部刘主任，第三个一跨进门，宋希濂就象触了电似地呆住了。糟糕，怎么冒出个他！宋希濂立即蹲下，双手捂着脸，不时从指缝间望着来人由远而近。这第三个来者是谁呢？一年前，这个人打入宋希濂在湖南衡阳所办的军政干部学校，进行秘密活动，四个月前在湖北恩施被发觉。他原姓王，化名李剑，承认过去在新四军做过事，但现在已同共产党没有联系。当时宋希濂左右的许多人都主张将他就地枪决算了，但宋希濂考虑再三，最终没有同意。不几天，下面报告姓王的逃跑了。因为兵荒马乱，宋希濂也没有顾得上处分负责看守王某的人，不了了之。宋希濂胡乱地想着，刘、许、王已在他跟前一晃而过。他又有了侥幸心理，慢慢放下手，露出那张浮肿而肮脏的脸。然而他高兴早了，十分钟后，两名解放军战士把他传到祠堂对面的一间老百姓的屋子里。宋希濂一进门，姓王的就迎了上来，说：

“宋先生，你好呵，还记得我吗？”

宋希濂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，低下了脑袋。

俘虏又开拔了，队伍行进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，向乐山城的方向集中。大西南的初冬，没有风，阳光晒在人身上还是暖洋洋的。但是，俘虏们却一个个缩着脖子，慢慢吞吞地走着。宋希濂和部下的主要将官，走在队伍的最前头。他现在打消了逃跑的念头，想到的是死，是何时何地审判和处决

他这个榜上有名的战犯。戎马生活几十年，死人的事见得多了，自己丢命的机缘，也都一个个躲过，留下的是一块块伤疤。宋希濂感到可悲的是，自己没有死在战火里，却落得今天这个狼狈的结局。宋希濂回头望望身后官阶比他低的将校军官，只见他们一个个丧魂落魄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差一点滴出眼泪。想着，走着，望着不平的路面和那双无力的脚。忽然，在前面开道的一位解放军战士转身大声命令：

“注意！抬起头来，队伍走齐！”

宋希濂猛地发现，从后头来了一位骑马的军人，那人从马背上跳下来，身上背着一架照相机。宋希濂立刻明白这是给俘虏队伍、特别是给以他为首的将官们拍照来的。他想，几天以后，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，都会在报刊上看到他们这伙人狼狈不堪的丑态。宋希濂想到这里，一咬牙，反正迟早是个死，不能丢这个脸，不能让摄影记者拍成。记者是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脖子上挂着照相机，腰间别着手枪。他三步两步跑到俘虏队伍的前头，转身举起相机。宋希濂就带头捂脸、扭头、转身，身边的将官也跟着办。这可惹火了记者，他瞪圆了那双冒火的大眼睛，正要发作。这时，后头传来了命令：

“停止前进！”

十多个将校军官俘虏都站住了。记者又举起照相机，宋希濂就俯身蹲在地上抱着脑袋。

俘虏们这样的顽固态度，气得记者浑身发抖。他把照相

机一放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按着腰间的手枪，大声喝道：

“我是奉上级命令来执行任务的！谁再捣乱，破坏照相，拉出来枪毙！”

空气立刻紧张起来，一下子鸦雀无声。宋希濂铁青着脸，站起来，向队列外跨出两步，说：

“好，你就先处决我吧。”

“我也算一个。”丁军长昂首跳出行列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！敢带头闹事——”记者涨红着脸，但没有掏枪。他一个箭步逼近宋希濂，举起右手，正要照宋希濂的脸上打去，威里卡嚓，周围的战士也都将子弹推上了膛，这当儿，许教导员冲上前把记者拉住，同时下达命令：

“继续前进！”

照片没有拍成，许教导员带着记者到队伍后面去了。记者低声对教导员说：“真气人，我吓唬吓唬他们！”教导员说：

“我们还是要耐心……”他们的对话，俘虏们当然没有听到。

俘虏们依旧耷拉着脑袋赶路。宋希濂这才发觉自己一身冷汗，心蹦蹦地跳。他长叹了口气，又想到反正是个死，随它去吧，什么也别想了，听天由命得了。就这样，宋希濂跟随俘虏队伍默默走了好几天，进了乐山城。

三、杨勇会见

在进了乐山城的当天，宋希濂没有吃晚饭，一夜未合眼。第二天早饭后，门口来了一辆吉普车，跳下两个战士，把宋

希濂带走了，气氛立刻紧张起来。宋希濂打了个冷颤，是拉出去处决吗？他回头望望蹲在屋里的部下，一个个呆若木鸡，失神的目光像是给他送殡。宋希濂出了口大气，几步跨出大门，闪身上汽车，两边各坐着一个战士。汽车没有出城，走不到十分钟，开进了一所中学，大门口有两个哨兵，看上去是前线司令部所在地。宋希濂推测，可能是到这儿先受审后处决吧。

宋希濂被带到一位比他年轻的军人面前。此人身穿普通战士的衣服，中等个子，黝黑的脸膛时时露着自在的笑容。他一见宋希濂进来，就放下手头的公文，指了指长条桌右侧的椅子，说：

“请坐！”

宋希濂扫了一眼，发觉屋里只有他们两人，从窗户望出去，外边也没有荷枪实弹的哨兵。墙上挂着几张大小不等的地图，中间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。屋子里别无他物，除了桌子就是椅子，这分明是间教室。不一会进来一名战士，端上一瓷缸开水，放在宋希濂面前，很不自然地笑了笑，又退了出去。宋希濂没有表情，看情景就坐了下来。

“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做不打不相识。”那位军人很随便地说，但声音洪亮，充满自信。“今天是头一回真人露相，先作自我介绍，我叫杨勇——”

“呵——”宋希濂一听是解放军兵团司令员的大名，禁不住出了声，欠了欠身。他没有想到，眼前这位比自己年轻、普通战士般的平常人，竟是使他在战场上吃了大败仗的直

接对手。这位年轻司令员的和蔼态度，一下子使宋希濂的紧张心情消失了一半。但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点点头，示意在洗耳恭听。杨司令员继续说：

“听说，这些天你想法不少，很有点情绪，这并不奇怪。开门见山地说，你是还不那么相信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。下边的人讲的话，大概你更听不进去，所以我今天特意把你找来。当然，彼此久闻大名，见见面也是应该的。”

杨司令员说到这儿，又刹住话头，微笑着问道：

“对啦，宋希濂先生，你抽烟吧？”

“好久不抽了。”宋希濂摇摇头，轻声回答。

“小张，拿包香烟来！”杨司令员呼唤通讯员。小张很快把香烟递送到宋希濂面前。

“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，”杨司令员继续讲着，“在长沙我们就研究、分析过你的情况，认为并非没有争取你投诚、起义的可能。但后来战争发展太迅速，彼此除赛跑之外，别的工作都顾不上了。眼下事情已经这样，你就要从实际出发，考虑今后走什么道路，想想自己后半生的前途。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是一贯的，从上到下都要严格执行，任何违背政策的言行都是不允许的。当然，在我军有个正确执行政策的问题，在你们也有个接受政策的问题。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，剥削制度要推翻，反动阶级要消灭，但人却是可以改造的。到一定时候就可以从敌人的营垒中走出来，成为新人。当前你最要紧的是，要相信我们的政策，不要怀疑，不要抵触……”

宋希濂非常认真地倾听杨司令员长篇谈话中的每一句话，自己却一言不发。尽管杨司令员不时刹住话头反问他，多数情况下他只是点点头或摇摇头。一直到临结束时，宋希濂才回答：

“我宋某心力交瘁，头脑昏沉，杨司令员宽宏大量，谆谆施教，我已聆听，请容我日后领受。”

杨司令员结束谈话后送他出门。

四、陈赓到来

在返回俘虏队伍之后，从乐山到重庆，宋希濂很少同人说话。亲近的人不断追问他，他答复是一般审问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他反反复复琢磨杨司令员的话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不会马上处决，甚至是不会处决。但是，他认为，很可能终生下狱，做一辈子阶下囚。至于什么改造、前途，又与自己有什么相干呢？

到了重庆磁器口白公馆，又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，往事一幕幕在眼前再现。他既是主角，又是观众；既是犯人，又是审判官。人生、岁月、战争，悔恨、苦痛、悲哀，象一座座连绵的高山，压得自己透不过气来。尤其在那漫无边际的回忆苦海中，不断闪现他同青年时代的挚友陈赓相处的火红的日子，他的心真象被撕成碎片那样，感到一阵阵剧痛。他曾几次想提笔给陈赓写信，但一想到如今人家是名声赫赫的解放军兵团司令，自己却是敌对营垒中的彻底失败了阶下

囚，便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然而，他仍然摆脱不了二十多年前往事的缠磨，搅不清在历史和命运抉择的紧要关头，自己何以与陈赓分道扬镳，曾经风云一时而最后竟一步步走入今天这个处境？

宋希濂做梦也想不到的是，正在这时，陈赓将军从云南赶到重庆，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当宋希濂紧紧握住陈赓的双手时，便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。

“你好呵！看见你身体挺好，我很高兴！”这是陈赓会见他时的第一句话。随后又亲切地问：

“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件（指“西安事变”）后在西安，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看我……”宋希濂一边拭干眼泪，一边回答。

“对了，对了！我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拜访你的。你还记得吧，当时我说，你是国军师长，我是红军师长，十年内战，干戈相见，现在又走到一起来了，这可要给日本鬼子记上一功呵！”陈赓谈笑风生，无拘无束，宋希濂的心情也平静下来。

谈话由上午十时延续到下午四时，并共进午餐。陈赓的主要话头转向二十多年前的往事——呵，故乡的风物和人民的苦难，湘江之畔忧国忧民的论争，东江两岸的战事，北伐征途的烽火……这一席亲切的对谈，深沉的回忆，甚至使宋希濂一时忘记自己是个在押战犯，忘记多日来精神上的沉重苦闷，而第一次爆发出象征着重新点燃希望之火的爽朗的笑